# 兩鎮三關通志卷三

皇明

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秋八月元主入于開平

初

上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北定中原所過皆望風降附至是我兵至通州元主及其太子后妃夜開建德門北奔開平達遂進攻京城自齊化門入執其監國宗室淮王帖木兒不花等戮之撫循士民燕京大定

元主來奔何以書入曰中國無主則夷狄交侵土宇

沉淪則華戎莫辨所謂變常之極不可道也夫自戊申之歲我

祖正位

大明當天爝火自息是雖平定有後先歸附有蚤暮而以中國之土仰中國之

共主則久定于一矣元主書入其見開平非所得奔者與曰不嫌與懷恩同邪曰懷恩叛臣也書入所以著其叛元主夷裔也書入所以著其夷事異而辭同分嚴而旨一也

冬十月肆眚復租

詔曰北平鄰近新附地方應有犯罪逋欠但係前代事理並行革撥

此吾土復覩天日之始也於戲取我衣裳而左衽之取我室宇而氊廬之取我田畝而芻牧之取我倫理而黷亂之山川含憤草木蒙垢積四百年乃見洗滌斯變也而豈細哉故嘗論之遼氏酷于刑而民命殘金氏苛于歛而民力竭元人則斷決名爲從輕而武吏任喜怒于罪牘賦入未見深重而貪人縱暴橫于私囊他若詬斥及于公卿鞭朴施于殿陛崇浮屠之教妃后宣淫開貢獻之門君臣競利斯又三虜之所

同也生乎其世身罹禍亂懾于威刑自拔無術可傷孰甚焉嗟夫管仲相桓公其功止于却戎讓楚救邢存衛而已孔子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而況正百年淪棄之版圖拯億萬陷溺之生命挽千古腥羶之頹運立斯世會歸之

皇極者邪夫天地能覆載而不能出我于塗炭先聖稱貽謀而不能求我于休治吾今而後知

祖皇帝者萬世人君之極功徐中山者千載翊運之宗輔也

附太學生張瓚撫后雷讐說

於戲撫我則后雷我則讐先王有是言矣余以爲非先王示民之程言本諸其心以爲警戒之言也何者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所謂撫我者也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所謂雷我者也然則雷我者大抵皆撫我者後也夫思其人不忍廢其殖而況其後之人乎是故天下之歸啓也曰吾君之子也北山之怨也曰莫非王臣也北風之憂思也曰天實爲之也而謂情變于愛憎禍作于頃刻余則以爲過矣夫先王之于民也不敢以戲豫處之也不敢以其小弗畏之也不敢拂其性以從己之欲也凜乎如朽索之馭六馬也于是卽水而載覆之喻著焉

即撫雷而后讐之旨宣焉所謂本諸其心以爲警戒之言也雖然是所謂常也非所以論于常之外也夫夷狄之入主也不與我共嗜欲也不與我同禮教也強我以不義而迫我以即禽獸也其撫我也非以字我也誘我以求其欲也其雷我也非以洽我也賊我以成其欲也余讀宣紀蓋三致意焉是故遼金元之始也則有所拒而不受惴惴然若將浼已也遼金元之終也則有所覬而求速禦乎若不能一朝居者古人曰力可以欺王公而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其是之謂乎然則書程琢駐師何賢琢也曰琢之師爲拒元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所謂不得已者也於戲此義行而異類其少懲乎爲之後者其知所權乎

## 十二月元擴廓帖木兒寇保安不至遁還

元主之北奔也命擴廓帖木兒犯燕京至是擴廓出鴈門欲寇保安攻居庸時大將軍達將發北平定太原人或止之達曰擴廓遠出太原必虛我乘其不備直傾巢穴所謂批吭擣虛也彼若還救則已爲我牽制進退失利無不成禽且彼縣軍遠道雖至北平孫都督足能禦之矣諸將曰善遂引兵進擴廓聞之遁還後爲大將軍所破○孫都督名興祖時守北平

此時燕都雖定而擴廓尚在太原山西及陝右俱未平定故虜從此興兵而大將軍急之書遁錄謀也或問元氏甫奔即書寇乎曰夷也內外界限之嚴久矣不旣君我乎曰俯首左衽豈其獲已也邪

二年春正月參政傅友德及元脫列伯戰于宣德敗之

友德率步騎屯朔州遂巡太和嶺以北至宣德遇脫列伯南下進擊破之○太和嶺在鴈門西

吏民內徙

元主雖奔遺孽數出沒且斥堠未立保聚爲難

詔徙吏民于內郡

或問徙民曰

祖皇不得已也邊土爲虜巢穴者垂三百年矣一旦空之何得無擾是故宋人不能有其地則生口是俘

國初不能已其害則吏民內徙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此之謂也然則光武之徙民何以爲失策曰光武之時四郡未廢經畧猶存爲厲梗者盧芳而已一戰勝之比跡西京矣而不尋遠畧輕自蹙境故論者憾之乃若

國初山川之淪棄旣深州郡之紀綱掃盡遺胡殘虜遍于郊原已去而復來旣離而復合擴廓逋遁列伯之

戰旋聞開平雖定驢兒之居自若何可與建武並論也

祖皇始則急其害而徙民既則圖其成以置鎮時宜之道存而不得已之意見矣

夏五月征虜將軍常遇春來取開平元主入于應昌

遇春與大將軍達破擴廓西平秦隴至是元也速寇通州

詔遇春率諸將李文忠湯勝趙庸高顯廖美譚濟東拒遇春乃擣永平過惠州收江文清士馬進次大寧也速聞之北走遇春遂北破開平元主奔應昌追至北河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位軍士數萬○應昌在開平東北即元荅林子地

大將軍北伐而燕京爲我都邑副將軍東拒而開平入我版籍至是則中國之全險已復華民之陷溺者舉獲歸正矣於戲涿鹿之後輦粥之外僅見今日也

置開平衛

初太史令劉基奏立軍衛自京師達于郡縣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名爲一所一百一十二名爲一百戶所每一百戶下設總旗二名小旗一十名通以指揮使等官領之至是置開平衛于

開平

置衛必紀重軍伍也亦曰宣鎮鮮郡縣焉

秋九月都督汪興祖來取興和

時興祖守大同而興和諸處俱未下元孽時出沒興祖乃以大同兵來取興和

三年春二月參政華雲龍來取雲州

雲龍率諸將廖美孫恭攻雲州萬戶譚濟出居庸夾擊之克其城獲元平章火兒忽荅右丞哈海

平章湯和來取宣德

追元兵至察罕惱兒獲其將虎陳○察罕惱兒在野狐嶺北

夏五月左副將軍李文忠來取應昌元主北奔沙漠

文忠與大將軍達分道北征率諸將趙庸廖美孫恭武慰蕭壽韓政李榮出野狐嶺進師察罕惱兒舍元平章祝真追敗太尉蠻子平章沙不丁系兒只剌等于駱駝山遂次開平獲平章上都罕以五月至應昌攻城克之時元主已卒太子愛猷識理達獵以數騎北奔獲其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眷屬是役也裨將孫虎戰沒贈恤有加○駱駝山在懷安北

不書太子北奔而曰元主傳疑之辭也不成其爲君也蓋自是而元人之嗣繼遷徙皆非吾所知矣

附太學生馬京

國初北伐三將論

國初掃除殘虜天兵北臨著績銘功三將爲烈是故中山大舉于中原之市定吊伐是稱開平直擣于西討之方嚴迅雷莫喻若夫峽陽之再上則以書招之不從殘喘遊魂計日以斃是爲空穴求戰干戈矣然當時貽謀遠近作事詳畧有足論焉何者中山之入燕也仁恩著于市肆之不易威聲播于擴廓之窮奔分友德以西巡付興祖以留後其制置可謂周矣若夫開平之于上都岐陽之于應昌也捷奏朝馳隼旗夕返留兵置將俱所未聞豈

上意厭兵不欲勤兵于遠抑天心止亂恒存不殺之威邪卒之燕京磐石而二地淪夷則識者不能無憾焉噫即事變而遐思真有不可測者夫

四年春二月北虜入居常峪

元臣驢兒有衆萬餘數窺伺塞外至是入居常峪○常峪在宣府北

宣德開平已爲我有而驢兒入居常峪以是知開創

之時經畧未詳限界未立鼠輩草竊不能免也此吏民之徙所以不獲免與

附書虜對

或問殘元前此書元今書虜乎曰然何也曰應昌雖奔虜主尚在因其故號得以稱元乃若岐陽興三年之師愛猷爲沙漠之寓則威令不行于部曲號令不見于簡書潛跡窮荒苟延歲日雄長兼并不可審知嗣續僞真無所于詰書虜斥之爲俘囚之餘也雖然微不可忽蔓不可滋今虜中生息日繁控弦日盛鐵木之苗裔不可考其孰真而太師平章之稱往往冒故名以自侈又火篩也先吉囊俺荅之黠時亦逋雄迭肆于境外虜之不虜大夫辱也於戲何得無深長思邪

## 夏四月

## 詔招降北虜

仍以

璽書諭驢兒曰三月間罕帖木兒火者歸言將軍駐常峪又將移營東去將軍能事幼主自世間美事忠臣之道也但恐幼主失所群臣中強者自立弱者從之將軍能忘君以事讐乎驅兵向之又恐力有不贍何若通使于我結大夫之知他日遇難相托爲依庇

進退有據也

于此可以見我

祖之大畧也其心大公其言至正聖人復起無能易矣

夫不誘之以來降而開之以遇難不恐之以兵力而

勉之以忠貞雖驢兒自謀無以踰此古人曰大丈夫

舉事光明俊偉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輩欺人孤

兒寡婦以取天下我

太祖之謂乎抑又有說焉

璽書叮嚀爲驢兒曲畫者蓋驢兒乃心幼主庶幾遺臣

也於戲不忍于勝國之遺臣而況于輸力之股肱乎

此萬世臣子所當知者也

秋八月北虜寇雲州徐政雲龍擊破之遂取開平諸寨

虜平章僧家奴北牙頭以兵寇雲州雲龍偵知之潛

以精兵迎襲突入其營禽僧家奴并獲駝馬四百餘

遂分遣裨將趙端等追擊至開平大石崖北分攻劉

學士諸寨克之端中飛石傷左腿右臂甚重督戰不

置復追驢兒國公破其軍

歸所從吏民

于是始議復故州縣

五年夏五月

詔正風俗

申明鄉飲及少長禮讓婚喪諸制痛革元氏陋習何以紀我

聖祖正天下之大經大法也而在我上爲尤切焉夫聖人之化民也以身必自其近者始聖王之成俗也以漸必自其甚者始我土畿内之地也施化孰近焉元氏之故都也舊染孰甚焉故曰

聖祖正天下之大經大法而在我上爲尤切也

七年冬十一月

詔恤刑

真犯雖笞杖不原眚災過失雖重罪悉宥

嘗考史臣稱孔明之治國也曰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吳漢曰臣愚無知惟願國家慎無赦而已先儒以爲名言至讀虞書則曰肆赦曰作贖夫赦者小人之幸贖者富室所願也而堯舜之世不廢是必有說矣

及味七年

詔旨而後得其意也夫聖人之制刑也非以重傷天下也所以懲不恪也不恪懲而聖人之心得矣夫水火之傷人也人皆望而避之然狂易以蹈與匍匐而就者水火不能分也聖人之制刑也使人避之如水火

可也無分于狂易匍匐者若水火焉則于情有未安也望而避之聖人以義示天下也有所分焉聖人以仁原天下也是何也眚災怙終聖人之所權也夫眚災不宥天下無民矣怙終不刑天下無刑矣元氏殺人之盜每每貨出而便服迎詔至于籍留守家其宥其刑各倒置矣於戲非我

聖祖起而拯援之其何有孑遺也

## 八年春正月

### 詔勸農桑

命有司覺察違天時負地利者此所謂登極三

詔也夫首之以風俗以洗其舊染之汙繼之以慎恤以開其眚災之路至是則導衣食之源爲生養之政由是而有耻且格期于無刑也相觀以善協于大化也施治有漸責成有要其斯以爲王道與

## 三月國子生來分教

上諭御史臺曰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爲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墮爲小人北方喪亂人鮮知學欲求多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分教庶人

知務學真材可得于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餘人給廩食衣服遣來

斯特也元氏之遺孽或竊發于沙漠間閭之瘡痍未盡復其太和分教之選首諸北方是豈可與馬上得之馬上治之者同日語哉於戲秦承周禮而漢氏之治不古元深夷德而

國朝之化日隆有由然也

十三年夏六月復歲租

十四年夏四月北虜寇開平指揮使丁忠擊敗之

戰于氊帽山斬獲數百○氊帽山在獨石北

十五年夏四月復歲租

二十三年春二月潁國公傅友德出塞擊北虜敗之

戰于迤都山禽其將乃而不花○迤都山在獨石北境外

二十四年春三月　齊王來閃獵

時傅友德北伐駐師開平因命齊王以護衛兵至開平閃獵

勑曰山東都司各衛騎士皆從友德調發軍政爾毋有與遇戰可自爲隊或在其左或在其右有膽畧則當前無膽畧則繼後奏凱之時勿自矜伐與諸將分功

八月秋高可以師旋

此因山東騎士悉發北征因

命齊府以護衛至也夫齊稱東秦人急功利故北征

頒之親藩自將護衛悉行所以均勞逸習地利也

今河南班軍猶存此意而練習之政漸弛技擊之長

靡效失本意矣

二十五年都督劉真指揮使李彬來行障塞

歷宣德興和雲州大興保安龍慶懷來諸處度量城

隍增設險隘

二十六年置宣府前左右衛萬全左右衛懷安衛

宣府前左右衛置于宣德府萬全左右衛置于宣德

縣懷安衛置于懷安民戶不足調山西諸處餘丁實

之

封

皇子穆爲谷王

○今宣府城內有廢王城在西北隅

二十七年春三月城鎮城及德勝口

谷王以舊城隘命增大之于是都督真指揮使彬後

所統展築今城及德勝口○德勝口在鎮城西

二十八年春三月城懷來

後北平都司燕山諸衛軍
自二十五年以後斯土之經畧置衛城城大抵皆劉
李二公之畫也夫不急其工舉怛春暮無妨畝畝後
以部兵斯其爲
國初人物也與

三十年夏五月
成祖皇帝代遼寧谷王率都督楊文武定侯
郭英來備北虜
時塞下屢警
詔

成祖曰聞烽火警數此胡虜之詐欲誘我師出縱伏兵
也可西京召莊德張文傑二指揮開平召劉真宋晟
二都督遼東召武定侯郭英會兵一處步軍須十五
萬布陣以待武定侯與劉宋翼于左莊張與指揮陳
用翼于右爾與代遼寧谷五王居其中彼此相護首
尾相救無不勝矣復
勑都督楊文以北平都司行都司燕谷寧護衛精銳從
成祖
勑武定侯郭英以遼東都司遼護衛精銳從　遼王悉
至開平相擇險要屯備一切號令悉聽

成祖節制

燕冀天下極邊也北平遼寧都司天下精兵也楊文郭英劉真宋晟莊德張文傑陳用天下宿將也以備北虜天下重任也

詔悉聽

成祖節制則

聖意固有在也

三十一年夏六月使者來止

成祖皇帝巡邊遠出

成祖巡邊每以輕騎出關平數百里

上聞遣使齎

手詔諭止曰近日人自塞下來知爾統軍深入古人論兵貴乎知彼知己我朝自遼東至于甘肅六千餘里可戰之馬僅得十萬京師河南山東之馬難于收集步軍但可夾馬以助聲勢今以數千騎離開平三四百里駐曠塞中如彼以數萬隱桃藏荻卒然相遇何以當之善勝敵者慎于無形爾其慎之

成祖輕師遠出威震虜穴亦廣偵望遠斥堠不使有所乏絕也而

聖祖慮之其慎如此於戲兵可以易言邪然昔人有老

智少決之論于此亦可以少窺
二祖之所存也

三十二年 咨王奔于京師

時 建文君即位密召諸王守邊圉者還于是 王
潛歸京師
曰奔失國之辭也于是 王承密召還都何以擠之
失國與劉喜同邪曰君子大居正 親藩者
祖皇遵古展親大封同姓以隆本支之道也朝有倖臣
而不之發國無治命而不之執使 諸藩皆如斯焉
則一奸臣得以尺書制天下命矣

祖皇衆建何賴焉若 王者匹夫匹婦之爲諒非以安
社稷爲悅者也而況都門之送欵長沙之自焚耶曰
奔刺失國也

成祖文皇帝永樂元年棄興和

洪武末調大興衛左所來守興和是爲興和所至是
以興和無援置移鎮城
所微不書興和必書者重棄地也或問興和之所以
棄曰余聞之土人云新興伯譚某者鎮守興和嘗出
獵守備王渙候之郊中酒爲伏虜所縛因脅其從人
乘昏呼門守者不察納之城遂陷問其年不知曰

國初事也今考

成祖北征每駐興和而所卒不復豈以其孤絶難守鑒

渙事邪然自是遂失興和矣

二年移萬全右衛于德勝口

六年復歲租

戶部主事王良來督餉

良甚有威信大爲邊土所服

七年置鎮守總兵官

佩鎮朔將軍印駐宣府專總兵事于是宣府稱鎮

附稱鎮對 或問稱鎮曰慎名實也夫郡縣吾得而郡

縣之宣德郡也而廢萬全都司也而置以統諸路以

臨諸衛所重臣之所治重兵之所屯非鎮無稱也故

曰稱鎮慎名實也而一代之制見矣

八年春二月

車駕幸鎮城

三月

幸興和大閱于鳴鑾戍遂北伐

夏六月平胡

詔至

秋七月

車駕至自北伐

北征錄曰六月九日發飛雲壑虜列陣以待
上鋪諸將嚴行陣虜僞乞降
上命取招降
勑授之俄而左哨接戰虜選鋒以當我中軍
上麾宿衛摧敗之追奔十餘里
上親逐虜于山谷間復大敗之虜棄輜重彌望牛羊狗
馬遍滿山谷○鳴鸞戍在開平東南大伯顏山下
此
成祖北伐初駕也盖此時虜尚能師所謂列陣詐降是
也然考之他書及土人傳說曰都督譚廣者驍將也
成祖親征每用爲前鋒至九龍口虜擁衆犯
御營廣以神機營兵直衝其陣虜潰乃遁則北征錄所
謂選鋒當我中軍者疑即此也於戲
祖皇之神武無待言矣若廣之忠奮豈易得哉附書以
示後

九年城長安嶺

長安嶺在懷來龍門之間舊名槍竿嶺號稱險隘至
是以守臣建議城

十一年置隆慶州永寧縣

州置于龍慶改龍曰隆又置永寧縣于州之神峯鄉

募罪人來輸粟

流罪四十石徒杖以下遞減至五石

十二年春三月

車駕幸鎮城

夏四月

幸興和大閱于沙城遂北伐

六月平地

詔至

秋七月車駕至自北伐

北征錄曰六月七日發倉崖峽次急蘭忽失溫虜酋

荅里巳同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掃境來戰四集高

山可三萬餘

上躬環甲冑帥官軍精銳者擊之諸軍繼進火銃四發

冦潰棄馬走奔集山巔將暮復

命精銳前突繼以火銃虜大敗號痛宵遁遂名其地曰

殺胡鎮十一日出峽餘虜復聚峽口諸軍仍以火銃

擊走之十七日阿魯合遣頭目數十人詣軍門朝見

賜勞遣回○沙城即元中都

此

成祖北伐再駕也蓋此時虜尚能陣所謂四集山顛是
也聞之土人是役也我兵每以火銃取勝由此中國
益重神器云

冬十月禮部尚書趙翔來輯遷民

時隆慶雖置州編戶未立又擬遷民保安置州狹至
披荊棘布約束分田立市甚勞悴云
此重臣行邊之始也是後有規畫有經理有督儲名
稱不同要皆安我邊人者也紀之以志沐
恩之渥

置保安衛

于保安

十三年轉輸大至

凡後山東山西河南鳳陽淮安徐邳諸省郡民丁十
五萬各給行糧脚價仍給復一年
軍行糧從抑豈細故
成祖經營北方爲子孫計蓋有不得辭其勞者矣

置保安州

十五年置永寧衛保安衛

十六年置懷來衛

十九年夏四月糴通倉貢

二十年冬十一月戶部尚書夏原吉奏稽軍餉
時議北伐廷臣方賓呂震吳中等以爲宜先養民賓
復言糧儲不支遂召問原吉對曰僅及將士之費不
足以供大軍即命原吉至開平稽視軍餉至則具奏
與賓同
上怒急召原吉還賓懼自殺原吉至繫內官監
仁廟登極解縛釋之
二十二年夏四月
車駕幸獨石六月遂北伐
秋七月班師

詔至
八月
皇太孫至鵰鶚奉迎
龍輦還
北征錄曰六月戊午至沙泉
上以荅蘭納木兒河已近令諸將嚴兵以候將士皆躍
躍思奮已未次龍岡命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前
進
上以大軍繼之懋等遣人還奏言臣等已至河彌望惟
荒塵野草虜隻影不見車轍馬跡亦殄漫滅疑其遁

已久

上遣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等分兵山谷大索

進次河上須之無所遇乃班師七月庚寅次榆木川而

龍馭上賓矣○鵰鶚在鎮城北即雲州鵰窠獨石在鎮

北元置站

此

成祖北伐三駕也至是則北虜絶跡沙漠永清矣於戲

高城深池以爲守堅甲利兵以爲衛耕田鑿井以爲

養詩書禮樂以爲教是孰非三駕之功也與

附

二祖禦虜對或問

二祖之禦北虜緩急不同戰守各異曰聖人之所爲衆

人固不識也開嘗管窺之曰

太祖之特北虜初遁邊境未安王保保等盤據于西土

蠻子沙不丁輩覬伺于東方而中山開平之掃除岐

陽潁國之經畧日不暇給良亦勞止矣

太祖知窮寇之難盡兵威之不可不戢也懲和林之憤

抑諸將之請實開平之戍城德勝之關其貽謀曰胡

虜爲患久矣歷代守邊先謀爲急胡人上馬動計十

萬我多步兵必須附壘縱不勝彼不爲我患即良策

也以故按甲息兵以須邊人之和謹烽廣偵以伺犬羊之隙此與漢高自登鮮圍絶口兵事之意同而漢高失之于驕盛之時得之于圍困之後且奉春之策宗女就行金繒歲費視此爲霄壤也

成祖之時邊土又安虜亦漸熾兵不可以忘戰將不可以忘兵

成祖知一勞之未逸牿牛之不可不豫也集諸路之師興三駕之後寒突豕之膽空漠北之穴其貽謨曰夷德無恒稍弱則驚失今不圖使彼大衂則宿將舊兵日以更易彼之孳養漸繁士馬漸盛必輕中國以爲



後憂且元人因群盜以坐困國家取天下于群盜不有深懲野心未已也以故張皇六師以示威招來阿魯以示德此與漢武下詔復讐鞭撻四夷之意同而漢武不顧海内之虛耗兼事西南之不急且委任將校李陵敗降貳師覆沒視此爲霄壤也夫

太祖之休息正所以爲今日三駕之資

成祖之三駕正所以成前日休養之績其旨固無不同也

太祖末年整飭邊兵聯絡布陣步兵調集必十五萬以

上此何意也盖將以有爲也

成祖班師至翠微岡謂楊榮等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以政付之朕惟優游暮年此何意也盖將以少息也於戲弛張文武之道

二祖備之矣

後聖繼嗣值閭閻之困乏則生養以保民當士馬之盛強則詰戎以警侮具有成憲也夫

仁宗昭皇帝洪熙元年譚廣爲總兵官

廣才識敏決在鎮夕所建立

初

命文臣贊理軍務

以武臣踈于文事選簿臬臣有才識者參理軍務且督軍儲

附太學生張瓚

國朝文武並用說夫文武一道也徂征有苗即文命之大禹保釐東土固夕藝之周公

國初將臣專制閫外並建奇績未聞有文墨之嫌參贊之佐也洪熙備秩始用文臣由是諸鎮將壇悉有贊理後爲定制領之巡撫然是制也循之則治舍之則廢宮罷于天順之初而將校之穢德日聞柄輕于正

德之季而軍民之隱虞遂甚其故何哉盖嘗求之矣
惟體國者可以專任通才者可以備使故韓范之
幕著折衝之功劉岳之軍無對簿之失
國初諸將傳人[illegible]專于奉公才贍于器使中山之智
畫周詳開平之神機果毅雖以之相天下可也而況
受任于推轂之下決機于兩陣之間乎故
祖皇隆之以專權優之以久任所向有功無不盡善也
繼世以來官多世及將惟胄子紈袴之資氣或溺于
温飽膏粱之輩身未履乎戎行糾察之法弛則貪縱
之失著策勵之道廢則怯懦之風成盖實人品既殊
時制不得不異也雖然此自中人以下者言之耳狄
青以一卒奮身爰掌樞密曹偉以閥閱繼殽終檀威
名亦何嘗有文武之分世胄之議哉故曰體國者可
以專任通才者可以備使也

## 置隆慶保安州儒學

廩生歲貢與諸布政司州學同
嗟夫元氏有此土至欲空以爲牧場
國朝培養不數十年乃見絃歌禮樂之化即今青衿成
列薦紳彙征中州近畿未之或能先也噫覩河洛者
思禹功其尚銘諸世世以思圖報之地也

鎮朔大將軍陽武侯薛祿來行障塞

虜酋小入祿擊敗之于大松嶺（大松嶺在雲州東北）

此特已置總兵祿來非鎮守也因事而來事已則罷以其重臣有事我土也紀之或曰將軍加大位鎮守上如近年武臣提督者敗虜不書微也不足以增重大將

宣宗章皇帝宣德元年初

命御史巡按

國初以監臨付按察司後

命御史巡按布政司各一人至是以宣大重鎮且近京師

特命一人名隆慶差歲一更代與諸布政司同

鎮兵番閱京師

求樂間鎮兵數從征代武事練習承平既久漸以廢弛于是

詔宣大鎮兵分春秋二番較閱京師

或問鎮兵番閱曰此

國初事也北虜慴

三駕之威鮮存餘警京師當定鼎之始圖重本根是故

運獨石之米則五軍借來詰京營之兵則邊鎮班上所以均勞逸同練習捄時之良法也於戲四家入而驕縱之風興團營選而游惰之弊積故曰法不變不行變不善不繼

附大學士李東陽正德間諫調宣府軍入衛疏

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應援今無事而調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必勝虧損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該人耳目傳聞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出外仗恃强勢占住房屋需索酒食强買貨物姦污婦女將官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恃愛傲倪軍民蔑視官府治之或不能堪縱之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遠遠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之不宜或盤費供給之不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用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糜濫無紀極之費七不便也往來交替無有寧息倉卒之際或變起于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于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中國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夫宣府京師北門禦虜十分緊要凡此一事不便

數端今滿朝之臣以爲不便臣等以腹心之臣居輔
道之地若阿諛曲從是滿
朝之臣皆有爲
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
國之罪雖萬死不足贖矣

三年城趙川

○趙川堡在鎮城東

四年陽武侯祿來護軍餉

于是定開平每歲運糧四萬石自京師至獨石立十
一堡每堡屯軍千名各具牛車轉運以六十日達獨
石其開平備運官軍則于獨石轉運祿往來督軍防
護
曰護備警之辭也道里險難胡馬出沒至勤大將督
兵護之開平爲易守邪

城張家口

○張家口在鎮城西北

五年春二月北虜寇開平陽武侯祿擊敗之

戰于奇黃山斬獲頗多○奇黃山在開平北
此護餉之戰也故開平之棄祿持議甚決

置萬全都指揮使司改蔚州衛來屬

國初宣府諸衛屬北平都指揮使司永樂間建都北平宣府諸衛但隸後都督府至是置萬全都司仍以蔚州衛及廣昌守禦所來屬

或問蔚州廣昌所來屬曰此

成祖意也所謂犬牙相制盤石之宗也衛所屬于宣德五年奚

成祖意也曰永樂間蔚衛廣昌所固已隸後都督府比之畿內矣萬全置司其勢不得歸山西也故曰此

成祖意也

城獨石雲州鵰鶚赤城葛峪常峪青邊口大白陽小白陽設隆門關

諸處城城設守及前趙川張家口城俱陽武侯祿建議○葛峪青邊口大小白陽皆在鎮城北舊爲牧地隆門關在趙川堡東

棄開平

洪武二十三年北虜來降者衆

詔于潢水北兀良哈之地置朶顏大寧福餘三衛命其酋長爲都督使爲東北外藩

成祖征伐三衛從戰甚力乃徙封　寧府移大寧都司營州衛于內地盡以大寧之地與三衛由是宣遼隔

絶開平失援虜時出沒餉道艱難至是陽武侯禄上
疏極言其狀以爲宜棄開平時議難之禄至京面陳
其詳遂徙開平衛于獨石棄地盖三百里
按開平元之上都也灤水逸南龍崗貢北盖形勝之
地也元人以之肇基
成祖北伐往来由之東路有凉亭沈河寨峯黄崖四驛
以接大寧西路有桓州威虜明安隘寧四驛以接獨
石巨鎮隱然屏我山後遇有警急則宣遼有首尾之
援居常戍防則京師得封殖之固夫
國家定鼎北平不患于帶几之無憑而患于肩背之失
恃大寧既委三衛開平復移獨石遂使京師之北僅
存藩籬犬豕遊蒐籍聲黄内所關豈細微哉究而論
之則屯田便宜于轉輸一勞可以永利大寧要害于
開平易置亦頗非難夫五原在豊勝之外沙磧之間
昔人且猶開渠營田以規全利何龍岡之沃灤水之
潤開平獨不可田邪又失開平則後背雖空尚有宣
府獨石之固失大寧則左肩全弱宣遼隔絶矣故嘗
爲薛禄計曰開平可田屯田可也不可田則易置大
寧可也夫劉秉忠諸人皆于開平樹藝卜隱則開平
無不可田之理開平爲元故都山水明秀壞城郭宮

闕而留其民居以與三衛則三衛亦無不樂從之理二策無不可就也土人稱祿馳驅邊塞悉心經營然祿知謹于封疆之小利而昧于夷夏之大防知懲乎目前之紛擾而滯乎繼世之權變開平孤遠不易守矣而北門單弱之不恤餉道艱難不易致矣而屯田開墾之不求割棄境土三百餘里不之惜矣而易置三衛之不講此所以效成于一時而禍伏于異日恩加于近塞而謀失于遠猷智者窮源不能無慨也

附

成祖棄大寧辨

大寧割棄以資三衛論者以為成祖意也余則曰不然出一時假寓之權宜非求世經畫之宏竟也夫

成祖之定鼎北平也其所以開拓封殖以為京師固者籌之熟矣北伐至嗚鑾謂金幼孜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與和寧夏甘肅大寧遼東則邊境可永無事此成祖之畫也封殖京師則必不棄開平不棄開平則必不以大寧與三衛也　寧藩之徙理勢之必然者也三衛之置不于開平而于大寧余固知成祖有所待也寧府徙而左臂全　谷府徙而右臂釋矣不以大寧處　藩府而以處三衛此

成祖之所不爲也開平可棄斯棄之矣

三駕往反駐驛數日道里出入指示從人

成祖視開平何如也大寧以處三衛矣而復曰獨守大寧遼東其旨何也棄大寧則開平難守不急開平則三駕何爲也漢人議處南匈奴也其言曰北虜既破可使復其舊地

成祖之于三衛其有復之舊地之意乎規畫宏深機宜淵密雖廷臣莫有窺其際矣殘胡遠遁漠北寂然此成祖將有措置之特也而

龍馭上賓

遺旨靡究後之經理邊事如薛祿者但知開平之縣遠而不知大寧之不可久假也其于

成祖之畫求之遠矣意

三駕之歸也軍士有犯虜所種糜田者下令止之曰能種此者安業不爲寇者也大寧都司之內徙也而皆不沒其名可證豈一事哉余故曰出一時寄寓之權宜非永世經畧之究竟也

## 六年置龍門衛

于龍門

## 七年城馬營

特議分哨馬營于雲州之北因即營城之○馬營即
元猶兒峪故地
置萬全都指揮使司儒學
學無廩生聽考試優等者四十人以次應貢期數視
諸府
九年秋七月
車駕巡邊幸鎮城
十年城洗馬林新開口
皆即哨馬營城之○新開口在鎮城西北
始置鎮守監鎗官官
鎮城鎮守監鎗各二員各路仍置分守守備幾遍邊
境
於戲是果出我
宣祖意邪而三楊之論思怠矣是故
在天之靈拳拳于我
聖天子也
英宗睿皇帝正統元年置永寧縣儒學
尚書魏源來理邊務
三年置巡撫都御史
李儀首任儀素持正至鎮行伍肅然

四年

詔墾荒田

國初承元氏之舊荒地甚廣至是

詔募民墾畊且曰但使得粟未不起科

按元氏以沿邊諸處爲牧場蠲免止于商課賬濟止

于發鈔括馬淘金開局立冶前後相繼自入

聖朝諸役悉罷租稅屢蠲荒田盡墾諸若此者據事直

書而美惡自見矣

六年釋逋貢

八年置開平衛儒學





學無廩生聽考試優等者二十人以次應貢期數視

諸縣

國家于都司衛學雖無廩生而不廢其貢視府視縣薦

士

王廷立賢無方于此可見也

十年秋九月

詔恤戍兵

于是河南班軍留冬者人給布二疋絮斤餘

十一年釋逋貢

十二年楊洪爲總兵官

洪赤城人素有紀畧邊人服之

或問洪得紀將以賢乎曰紀賢常也有變焉不以賢也夫晉之伯也文公定襄齊之盛也膠舟問罪洪爲將而土木之禍罹焉得微有所討乎

十四年秋七月北虜寇獨石馬營守備楊俊棄城遁虜陷獨石馬營

初虜酋也先遣使貢馬僞增貢數中官王振怒減其馬直虜使回也先入寇楊俊者總兵官洪之子爲獨石馬營守備懼不敢戰棄城遁虜遂陷獨石馬營

天順多事昌平馳驅然而土木之變根于北路之不守北路不守由于楊俊之失機是故楊氏有餘誅也大書揭之以爲奸旗鼓者告或問漢褒安世宥及張湯班固心法也洪之勞悴得微蔭于俊乎曰張湯舞法禍止舟車楊俊棄師危及宗社情理已自不同而況安世以孫而免祖楊俊以子而辱親正所以勵爲人後者也不然則赤城之產伯顏之勳余于洪也奚靳

附少保余謙劾楊俊疏

竊聞臣子以忠孝爲先將帥以威福爲戒右都督楊俊猥以淺薄遭際盛時驕蹇暴雷奢縱貪婪待偏裨如奴隸視人命如草

萊近該伊父昌平侯楊洪奏稱楊俊自幼無知處貴
已極且其性資粗率言語輕躁致爲衆人之所擠排
士夫之所非議非惟長惡不悛必誤邊事亦恐終陷
刑憲不能保全乞將俊取回隨營操練欽蒙
俞允即令本官見在臣惟褒賞有功誅罰有罪此
國家之常典亦天下之公論楊俊叨蒙
聖恩忝居重任志懈效忠情事縱慾先在獨石馬營守
備并衍舞智假公營私蔑視同列交結權貴及遇達
賊臨城不能效力死守輙將獨石馬營堅城并倉廒
錢糧盡行捐棄在逃以致士卒潰散城池失守開賊



突竄之路因而辱
國喪師至今人皆痛恨後爲宣府叅將率領馬步官軍
在于懷來巡哨不候計議奏請擅出批票將
欽調來寧守備官軍徑調懷來又將來寧城門砌塞該
守備來寧奉御黃整等奏發臣已將俊擅作威福緣
由叅擬覆奏欽蒙
恩宥仍不改過愈肆非爲悖悖而抱不平揚揚以爲自
得又將都指揮陶忠無故拷打凌辱身死今伊父楊
洪恐其敗壞邊務終陷刑辟具奏取回切照俊既不
能盡忠于國又不能盡孝于親喪地棄城謀勇安在

恃

恩玩法警戒全無衆心因之不附邊政自此廢弛合將

本官明正典刑庶爲後人之戒

虜遂陷雲州來寧守備孫剛合眷死之

剛春聞虜寇雲州率兵來援戰不利入城縊死城遂

陷○剛齊東人春宦官守備來寧特官軍死義者更

九十餘人詳見忠義傳

曰遂治楊俊也剛春赴援以死嚴穆之後僅見者也

雲守無聞豈其特無人邪

募罪人來輸粟

雜犯死罪九十石三流徒三年七十石餘四等遞減

十石杖每一十二石笞每一十二石

八月

車駕幸鎮城成國公張輔及北虜戰于鷄兒嶺敗績

既陷雲州虜遂深入時中官王振擅權不與諸大臣

議力主

親征

車駕發京師駐龍虎臺六軍夜驚次日度居庸壬寅次

懷來癸卯次萬全峪甲辰次懷安乙巳次天城丙午

次陽和丁未次聚落驛戊申至大同人情恟懼隨

駕文武連上章乞留振怒俱令畧陣虜時開避誘我深入鎮守中官郭敬密言不可振始有回意振蔚州人仍邀

車駕幸其第辛亥次滴水岩壬子次順聖西城癸丑次白登遂至鎮城明日班師虜來追遣成國公張輔率兵五萬迎之勇而無謀冒入鷂兒嶺爲虜所邀擊死亡殆盡輔没于戰虜遂進逼土木而

車駕北狩矣○龍虎臺在居庸關南萬全峪在萬全右衛西滴水岩在廣靈北白登村名在陽和南非大同白登山也或曰魏廣鹿苑遷白登之民于此故名

或問張輔勳臣也交南之役平定遐方漢邸之謀首發奸慝兵敗身没不書死義乎曰天下無二重巨辟無贖科夫封疆之臣則土地重壁壘之士則金鼓重扈蹕之將則乘輿重輔爲主帥一戰喪師賊遺

君父乘輿北狩是可以他勳贖邪其書敗于幸鎮城下者何曰正楊洪之罪也洪爲邊將主兵鎮城進之不能遏輟軼之鋒退之不能畫邀擊之策始戰鷂嶺功虧夾擊繼逼土木機失突圍躃踴致討洪亦無辭免也

冬十月北虜入寇

景皇帝景泰元年春三月北虜入寇

夏五月北虜入寇

都督范廣挫擊將軍楊能來屯

六月北虜入寇京營兵來屯

先是少保余謙議守紫荊白羊口倒馬關發京營兵二萬分駐涿易真保定曰有警則涿兵援白羊易保定兵援紫荊真定兵援倒馬大急則諸道齊出邀擊至是鎮人告急乃發駐涿五千人備白羊以東○白羊口在居庸關西

於戲此少保公多難特經畧也蓋嘗詢之父老咨之諸小說而管窺公之所存勤練京兵以定團營之籍分屯畿內以畜不發之威在外則嚴守紫荊白羊倒馬以扼其要在內則刻期同舉以震其聲故也先疑畏終于自逃噫茲相去且百年人能言之而不察其機也

## 叛賊喜寧伏誅

寧中官故胡種也土木之變没虜中因叛納欵于虜數爲虜作鄉導且教虜多方要求以啓釁端朝廷患之及是喜遣所親高鎣至邊言和好實欲誘我兵出襲擊之萬全右衛守備江福者素沉毅多智聞

而疑之乃私見鎣結歡厚路之告以圖寧且曰功成歸汝鎣諾去福請益兵于總兵官朱謙楊俊謙俊遣騎伏野狐嶺關旁至期寧遣鎣先來少頃自以百餘騎至福令指揮胡觀孫素率壯士衷甲執饌具自出關見之因懇寧下馬目壯士禽之關內兵鼓譟而出虜騎馳遁併禽數人以獻寧誅也先之謀始懈

喜寧之禽考之本兵故牘率以爲楊俊功而我土人則云云不然且曰不過求益兵于俊耳或曰俊亦以兵至關內備他變因掠以爲已功上之且受賞而福遂不肯自明於戲使其言然則福之過人遠矣何可



深之

秋八月

太上皇帝車駕至懷來

遂還京師

九月鎮朔大將軍昌平侯楊洪來行障塞

先是給事中葉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至是少保謙請令洪行視障塞且與本鎮諸臣計議北路諸城若可修復相便行事文莊之議肅愍之請固相孚也夫服猛者必先其要

領備盜者必謹其門戶獨石之八城復則
中興可期大寧之三衛棄則開平不守噫安得起二公
與之盡言哉

工部尚書石璞來督軍務

勑曰鎮守以下悉聽節制
此文臣總督軍務之始也蓋度支責之戶曹贊理歸
之巡撫而復以機宜進退付諸一人所以制諸將之
裁蹤合兩鎮之幾權也重臣在邊事踰常制備以紀
之一以示樞柄之有歸一以見邊境之特重云

冬十二月都督董斌來督工役

洪既至上言獨石八城俱宜修復然須責委任事之
臣專督其事事下會議禮部尚書王寧以爲宜且棄
置以俟餘日專力求寧懷來以通宣大于是少保謙
抗疏曰獨石諸城外爲邊境之藩籬內爲京師之屏
蔽不可自餒以資讐敵尺寸進退之機安危治亂之
所係也且當干戈擾攘之時尚宜慎守封疆況于平
居無事之際而可自蹙土地邪
上意大決乃
詔斌提督獨石馬營雲州鵰鶚赤城龍門長安嶺李家
莊諸城工役仍從斌請給

制勑符驗○李家庄在鎮城東即龍門所

此所謂口外八城堡也失之于楊俊而復之于董斌

內而肅愍文莊之執議外而楊洪朱謙之圖畫俱不

可誣也今八城爲宣府北路雖稱孤縣而所以屏蔽

鎮城聲援京國者實重且大矣於戲由是而及開平

而大寧固不有深思乎善哉少保之言曰尺寸進退

之機安危治亂之所繫也

## 二年春三月

### 詔留報效人于鎮城

總兵官朱謙咨送報效人還京師少保謙駁之曰和

不可恃備不可忘凡此皆糾合四方之精銳以爲圖

虜之計不可輕置又恐北虜聞之揣我弛懈別生戎

心

詔留鎮城操備

余謂是舉也有二善焉封疆之臣不以得兵爲念而

咨送還京所以節財用也帷幄之臣不以供給爲費

而發遣之鎮所以謹機宜也可謂公

廟廊之大忘職掌之細深天下之憂輕目前之計也於

戲一承閫外即繁奏帶之私少遇事寧便有諸方之

抑是真有媿于昔人也邪

附財用論

嘗謂

國家財用生植有定數支用有定方會計有定程區畫有定制正統之末豐豫之時度支經費往往告難

英廟北征供給大困景泰多事費額四增內則十二營之團操賞賚踰制外則八城堡之經理工役不貲易涿真保屯營皆有行糧河南山東班軍舉給花布而亦賦不加增民不重困旦旦取給如出故常其實何也於戲昇不難知也財用之在天下如水之行地省于此則溢于彼足乎近則歉乎遠一定之理也正統之時以亨大爲良圖以甲兵爲不急戚里之驕恣踰制中官之奢侈相高都城宅第競新西山寺宇日盛通衢溝巷其所以爲度支病者蓋非一端也故雖承平其不繼宜也景泰多事則

國勢危疑人心恟懼自四方之貢賦咸領于度支雖籍沒之纖微悉入于軍賞上下競競于乏匱內外圖回于節省計日足月積羸補虧其所以爲度支利者亦非一端也故雖多事其不匱亦宜也於戲財用無豐歉其要在于爲政之約侈爲政無約侈其機原于人心之警懈職度支者不自得師邪

城隆慶州保安新城

副總兵紀廣經理○保安新城在保安州東北舊名
灤家站
移保安衛于保安新城
夏五月遊擊將軍石虎雷通來屯
時有被虜女子回言在虜營時聞虜議南侵女子涑
水縣人少保謙曰是必也先也去歲也先入寇抵涑
水而此女子被虜今言營也先營也乃請
命虎等來屯且言事如少急請身至懷來相度方畧
先輩慎于機宜如此身請行軍不恤勞悴其斯以爲
司馬與

六月揀閱鎮兵
巡撫都御史秉正尚書石璞總督時揀選鎮兵分
爲三撥以次接戰然分數不明強弱聞置欽行再閱
付其名實仍爲三撥以備調遣
從之
於戲兵莫善于奇正之相生而莫不善于應援之無
繼夫鷙鳥之擊也必伏其形蜂蠆之螫也不盡其毒
古人因敗以爲功始却而終勝者其機皆在此也是
故連營七百里伏終不行百萬壓淮淝一敗塗地何
者勢露于悉陳力止于一擊也三撥之說余于是乎

有取焉

附選鋒議

夫選鋒者拔其銳而置之難厚其施而責之報者也是道也可施于鋒鏑倉皇之日而不宜于平居教閱之時可用之爲更番迭出之謀而不可使成乎得此失彼之習何也異常之資過人之技置得其所用盡其宜則事濟于只尺效奏于俄傾此名將之所察君子之所不廢者也是故致師者以無禮惑陣者以自刑奪舟者以長鬣皷勇者以帶斷無不可也乃若平居教閱之時則坐作進退身所同也敵愾誓死心所同也號令賞罰法所同也使一以勇知餘則懦矣一以健異餘則疲矣所旌未見其有成而所遺已覺其難用一雋未必其效力而諸長遂至于懈心故曰可施于鋒鏑倉皇之日而不宜于平居教閱之時也天道之所以不息者寒暑迭運也治道之所以不倚者仁義並施也夫戰陣之道一皷作氣再則衰三則竭矣夕方以誤之欲其不我識也更出以擾之欲其不我窮也是故背水者以拔幟突圍者以火牛伏營者以蘆管獲雋者以轉山後無不可也今使之銳者趨戰而墮者堅壁壯者徃後而弱者致守拔千于萬是失萬也拔百于千是失千也強悍恃之以

凌群孱弱假之以實口使鶴之怨將興釋伏之變立作矣故曰可用之爲更番迭出之謀而不可使成乎得此失彼之習也於戲兵無常形用無定體奇正倚伏以神其機貪墨並用以求其濟是可爲智者言也

**三年夏五月城白陽常峪青邊張家口**

都御史秉上議曰獨石諸城可以無患白陽青邊諸處內近宣府外通沿河十八村實爲要地宜增築城堡總兵官紀廣堅執以爲非宜

詔責讓廣從秉議于是悉城

**京營兵來輸餉**

凡輸米十萬石官給脚價費

**叅政葉盛來督軍餉**

主事王良之後繼者率不得人後雖遣重臣亦不能爲邊人信服如良至是衆議舉盛何以紀錄賢也盛來而鎮始鎮也

**詔叅政盛贊理獨石軍務**

**叅政盛上興革事宜**

獨石諸城屢事修復未見安輯盛乃上興革事宜八條行之軍民大便盛復立社學以教子弟置醫藥以濟疾病立義塚以瘞死亡設煖鋪以便行旅均蔬圃

以給將士制度品式纖悉具備
文莊所行大抵仁政也由是獨石雖縣遠屹然巨鎮
矣克是以爲開平謀亦何不可是故陽武之見武人
也

秋七月謫罪人來實獨石

少保謙議發罪囚充軍者于獨石諸城逃者覺察之
併罪居庸紫荆提督官

四年募罪人來輸粟

輸通倉粟至赤城又募本鎮罪人輸隆慶倉粟至龍
門

兵部侍郎王偉來稽軍餉

偉爲少保謙所知以御史遷兵部職方司郎中一時
奏牘多所草定謙引使佐已至是擢侍郎
詔出視宣大軍餉偉察訪夷情審度形勢密具方畧付
謙所託時議重之

冬十月北虜入貢

少保謙曰今次入貢既由甘肅大同復由宣府獨石
而來則是各處道塗俱有虜通伺門窺隙可慮爲甚
請行邊將飭備
蓋嘗反覆景泰之事而知少保公之烈也正議以排

紛虛已以應變審間以謹微三者定而
國勢尊虜情得
中興之基固矣夫禍莫大于主出國危自金人以和愚
宋數百年來賢智浼首無能自奮已已之變公獨排
和主兵罷遷置守劾失律以警人心倡死節以伸大
義故當時中官邊將一言及和則抗章論之乞正刑
書外爲有君之辭內寓不和之間是故正議一申而
義徒之氣凜然也及夫
乘輿既反虜使來廷納馬奉章一切不拒雖邊塵之警
日奏于耳而繒幣錫予聊不少靳豈不以兵交使存
餘機用間彼狡黠之紛紛固不足弛我之備守是故
虛已以待而虜之情僞洞然也乃若察虜口之言策
也先之南下因分貢之跡慮窺伺之有謀公豈一日
而忘懷哉論者謂公志切于圖存而心懈于返
蹕勇奮于接戰而智短于紆謀可謂以形似也

## 五年置協守副總兵官分守北路參將

初諸將列銜不一珮印者稱總兵官亦有稱副總兵
者北路初稱鎮守景泰間稱提督至是始定鎮城自
鎮守總兵官外置副總兵一員統奇兵稱協守北路
置參將一員稱分守駐獨石屬以口外八城堡○北

路後增屬滴水崖青泉鎮安鎮寧金家庄牧馬諸堡

六年春正月

詔勞將士

募罪人來輸粟

雜犯死罪二十石三流徒三年十六石餘遞減有差

英宗睿皇帝天順元年春正月釋逋負

罷巡撫都御史置戶部督餉郎中

時武臣不便于巡撫乃議罷之遣戶部屬官分詣各鎮督餉兼理屯田自是戶部郎中督餉遂爲定制

盖嘗讀天順日錄而知初年之更革非

英皇意也武臣縱肆以便已私是故巡撫望重則罷其參贊之權部官位輕則委以糧儲之寄盖至是邊人復岌岌矣所賴

英皇神武不旋踵而復也

三年夏四月復置巡撫都御史

天順日錄曰

上召大學士李賢諭曰各邊自革巡撫軍官縱肆士卒疲憊朕初即位此皆奉迎之人紛然變更不出朕意今大知其繆卿與吏部王翺舉才能者用之于是賢翺薦白圭等六人備各邊巡撫山東布政使王宇巡

撫宣府

五年秋七月復歲租

七年春三月釋逋負